



空白之页

罗伟章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

空白之页

罗伟章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白之页 / 罗伟章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1
ISBN 978-7-5063-8706-4

I. ①空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17412号

空白之页

作 者: 罗伟章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焚香图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32 千

印 张: 16.5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706-4

定 价: 2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天气大热，时局动荡，法事也跟着做得潦草。孙康平死于比黎明稍早的时候，第二天更早，还不到凌晨四点钟，就准备封函。封函的意思是合上棺盖，如同将信件封口。死亡，就是从此岸寄到彼岸的信，且永远得不到回音，因此比对待普通函件更显慎重，慎重到隐秘，只由阴阳先生和他徒弟完成，跟死者再亲的人也得回避。但之前十分钟左右，阴阳先生会通知死者亲属，让他们去灵堂，跟那封即将发出的信告别。当然，你要是贪恋瞌睡，不去告别也行。别人可以不去，孙康平的父母和妻儿却不能不去。儿子才一岁多，刚学会走路，天擦黑就睡了，父母和妻子，自他弥留之际就没合过眼。现在，母亲被两个女儿和另几个女性亲眷扶着架着，半瘫半坐在院坝里，一声长一声短地数落着他生前的好处。院坝里黑魆魆的，母亲的声音也黑魆魆的，近在咫尺，却抓拿不住，遥不可及。父亲和妻子都在伙房，哀伤而忙碌地帮厨师生火、洗菜，往土碗里砌烧白。天亮过后，发完丧，这些热气腾腾的食物，将送走来吊唁的亲友，只把冷清留下来。

告别无非是哭一场。有什么好哭的呢？孙康平平躺在棺材里，闭目养神，做出天塌下来都不惊不诧的样子，表情尽管呆板，依然掩盖不住“生活终于放过了我，却要继续为难你们”的得意。但父母跨进灵堂就开哭，哭得像是孙康平已经死了。问题是他的确死了，这比铅还沉重的

事实，让任何悲恸都显得轻浮，因此父母号啕了几声，就把音量降下来，陷入抽泣。妻子惠君倒是没怎么哭，她抱着被睡眠缠住不放的儿子，静静地落了些泪，就把儿子的眼皮摇开，将他放到地上，腾出双手，去为丈夫整理床铺。其实没啥好整理的，死者的身体两侧和头厢，都用黄表纸嵌得严丝合缝。棺材很硬，丈夫很硬，叠成块状的黄表纸，因塞得太紧扎，也硬如火砖。她想搬动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无能为力。于是懒得去搬，只把手放到丈夫脸上，盲目地摩挲。她在丈夫的下巴上摸到了几根胡子。丈夫死得狼狈，落气之后，简单地为他抹了汗，理了发，却忘了为他刮胡子。孙康平不大长胡子，得病后期，经常呕血，体内变得越发的贫瘠，就更不大长胡子了，十天半月不刮，也只冒出那么稀稀疏疏的几根，纤细、柔软，虚在光里，很难被人注意到。这时候被妻子摸到了。棺材搁在两根长条高凳上，个子偏低的惠君踮着脚，伏上去。灯光昏暗，阴影深浓，但她还是看清了那几根蚕丝般的胡子闪烁出的黑色光芒。胡子没跟丈夫的脸颊一起变白，也没跟丈夫一起变冷、变硬。她因此觉得，丈夫死了，可他的胡子还活着。这让她悚然一惊。

婆婆跟儿媳的敌意，由来已久。婆婆姓邱，人称邱氏，因丈夫在孙家兄弟中排行老大，加上她个子高（丈夫的发梢只齐到她耳门子），屁股肥，又被笑称为邱大。久而久之，这成了她正经的名字。这时候，邱大一面抽泣，一面抓心抓肺地盯住儿媳，生怕她把泪水滴落到死者的脸上。泪水是生者倒出的苦水，被死者沾染，泪水就会变成镜子，死者从中照见自己生时的艰难，很可能吓得在棺材里再死一次，从此断了转人生的念头。好在儿媳刚进来时落了几滴泪，之后就没再落泪了。她居然不落泪！自己男人死了，哪有不呼天抢地的，她就不！再看看她那模样儿……她才二十三岁。肯定是有了见不得人的打算。早就有了，自从知道康平得病就有了，否则不会纵容他抽烟。康平得的是肺病，无需医生告诫，也知道把他的烟管起来，她不仅不管，还为他打掩护！有天邱大去江边，亲眼看见她站在离康平不远的地方，东张西望，明显是在帮他放风。发现婆婆后，她咳了一声，康平就把半支烟扔到江里去了。邱大把整个江面当成了儿子的肺，她看见那半支烟在儿子的肺里燃烧，烧成

一个黑窟窿。她迈着羊蹄似的小脚跑过去，甩了儿媳几个耳光。那次她哭得很厉害，蹲下身，蒙住脸，肩膀一耸一耸地哭。她只为自己挨了耳光哭，不为男人的死哭……

悚然一惊之后，惠君站得笔直，凝视着棺材里那张苍白的脸，像她从未见过这张脸。

这让公公婆婆相当不满。公公不好说啥，婆婆却再也忍不下去了。

“你刚才摸来摸去干啥呢？你是不认得他，还是要在脸上摸出真金白银？”

起了这个头，邱大越说越气，话也跟着陡起来：“你为啥又被吓住了？是他阴魂不散，要找你算账不是？他是被你逼死的！你逼他抽烟，逼他早死，他晓得！”

邱大是一副粗嗓门，平时说话也像骂人，当真骂起人来，便摇山震岳。

“难为你流了那几滴眼泪水儿，”她尽力倾着上身（这让她给人折叠的印象），接着说——她的怒火远没发泄完毕，“其实你一滴泪都不想流的，你只想笑。等发过丧，你就又好走人家了。你不是早就想走吗？你当初就不该来！”

惠君面皮发青，嘴唇抖动，但没抖出什么声音。婆婆刀片似的刻薄，她早已经习惯。她的眼里充盈着无以言说的怜悯。她和婆婆之间，横着死者，也横着运载死亡的信封，死亡并非彼岸，而是一种中间状态，蛮不讲理地把怜悯和亲情隔断。

好在儿子站在腿边。儿子的瞌睡早不见了，正高兴地玩着。他玩的是棺材底下的长明灯。他拾起扎灵堂剩下的半截篾片，去撩拨长明灯的光焰。青蓝色的光焰被拨痛了，拉长，又缩短，像只伸缩自如的虫子。有好几次，他都差点弄死了那只虫子。他不知道长明灯是为爸爸的灵魂照路的。桐油的气息充斥着强硬的、毫不含糊毫不妥协的香味。真香！

正是这种异香，映照出生者和死者各自的孤单。

邱大似乎感觉到了，难以承受，便以更加响亮的声音继续怒骂，像这样能为自己壮胆。惠君听见了，又像没听见。这是婆婆不能允许的。

见自己的愤怒根本没在惠君身上起作用，邱大嘴不停歇的同时，头转来转去，到处瞅，看样子是在寻找打人的工具。

跟死者告别的性质，彻底发生了改变。

阴阳先生是丧家的熟人，也是死者和惠君的媒人，就住在街对面，平时他是水果商，有人办丧事就成了阴阳。阴阳是生与死的中介，不负责让死者还阳，只负责将他们安全送达另一个世界。做水果商的时候，他喜欢不知疲倦地窥察人，和和气气地劝诫人。他经常劝的人就是邱大。每当邱大打骂惠君，他就想：虽说惠君是自己跑来的，可她是怎样成了你家儿媳，你邱大自己清楚。你儿子在重庆读过书，惠君还不是读过。只不过她读的是中学。没等升到大学里去，她的家就败了。她做副师长的幺叔惹恼了刘湘。要不是这样，富宅豪门任她挑选，还轮得到你家康平？阴阳先生这样想了，就去对邱大说：“大嫂子，这人哪，三穷三富不到老，现在惠君娘家是被踩得扁扁的，可难保哪天不圆起来、粗起来、翻起来，大嫂子你做起生意来比猴子还精，为啥就不在这件事上给自己留后路？有时候，后路比前路好，也比前路重要。惠君迈过的门槛，光门钉和铜环，也够你我挣一辈子，可你看她，就像从没见过金银铜铁，对康平巴心巴肝，勤勤快快收拾家务，还帮你打理染坊，从早到晚没见她歇过，你还指望她啥呢？何况康平跟她那么好。你在这城里活了几十年，见过几个男人跟自家婆娘那么好的？康平是读书人，他喜欢她，总有他的道理。”

阴阳先生这样劝说的时候，邱大沉着脸听，听到字字句句都是对她的指责，有些话还戳到了她的痛处，心里便呼呼地扇起火苗，待说到康平对惠君的好，一瓢油浇过去了。她最见不惯的，就是儿子对媳妇的好，她每次打骂惠君，儿子都黑脸冻嘴地一把将婆娘拉走，看上去是在对婆娘发狠，其实是心痛她，怕她吃亏。到了晚上，他在屋里叽叽咕咕地跟婆娘说话，说到半夜还在说，像是婆娘受了多大的委屈。你还没见过当媳妇的是怎样受委屈呢，你奶奶当年，是用擀面棒、鞋楦子、火钳子，直接往我腓骨上敲，甚至往我脑门上敲，还一手捏住我的腮帮，把指头捣进我嘴里，一阵乱挖，挖得血湖血海……幸亏她死得早，不然不

遭她整死，也要弄成个缺胳膊断腿儿的残疾人。我把你婆娘骂几声，踢几脚，揪几下嘴皮子，扇几个耳刮子，她就叫受委屈？

邱大不听劝，阴阳先生知道，但他还是劝，不厌其烦，婆婆妈妈。当然，那是做水果商的时候。一旦做阴阳，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，法度森严，神情冷峻，言辞铿锵。做水果商只是他的谋生手段，做阴阳才是他的事业。在他操劳事业的这段时间里，连爹妈也不能对他直呼其名，只许叫阴阳、阴阳先生。今天的局面早就让他不能容忍。在他看来，死者的现实要比生者浩瀚得多，也危险得多。他从来不把死人叫死人，而叫客人，男性叫男客，女性叫女客，有人死了，他会说：“又一个男客（或女客）走了。”这些一去不返的客人，将背负多少的孤独，活着的人只要没死，就再怎么也是体会不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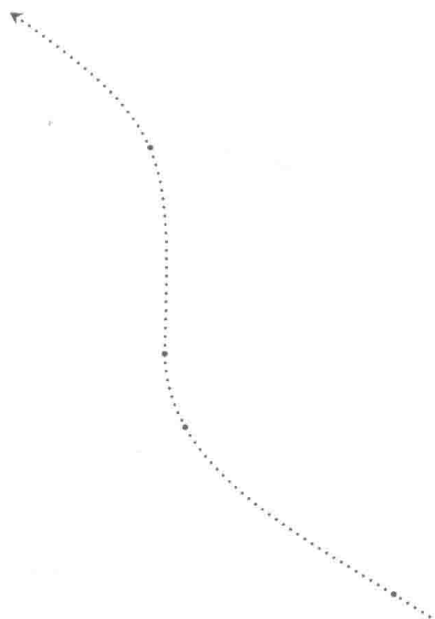
见邱大不仅骂，还想打人，阴阳先生轻咳一声，板着脸，将一本厚厚的线装经书摊开，庄严地放在死者的胸口，然后不看任何人，望空陈述他的道理：“亲人这么又吵又闹，客人就灵魂不安，灵魂不安，就不忍离去，耽误行程。你们把他耽误得太久了！你们以为阴间就没有时辰？奈何桥想过就过？该过的时候没过，就成孤魂野鬼，孤魂野鬼还想投胎转世？他们只能像烟雾那样，今天飘一点，明天散一点，要不了多久，就啥都不剩了，空了，成零了！世间的孤魂野鬼那么多，成为零的客人那么多，就是亲人们糊涂！”

不用说，这道理十分管用，邱大噤了口，也暂时收起了打人的心。

但她依旧愤愤不平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她都觉得，儿子是坏在女人手上的，否则不该那么没出息，也不该死得这么早。

第一部



八年前，孙康平跟两个同乡一道，坐船去重庆考学。那时候，宜昌以下的长江，早被日本人封锁，幸好宜昌至重庆段，即人们俗称的川江还在中国人手里。这座名叫渡口的小城，离宜昌不远，在川江尾子上，常有货船去重庆，船上装的，是上海、武汉等地兵工厂卸下的机器部件。这些机器去年就该运走了，去年的宜昌码头，货物、难民和西迁的学生，把栏杆挤垮，把石条压断，民生公司的大小船只，逆水而上，将其运往西南之都。川江暗礁丛生，怒涛如煮，日本人的飞机又日夜盘旋，见船就炸，真是寸步难行。公司老总卢作孚预感到，宜昌很快就会陷落，如果一趟一趟直运，根本不可能运完，经请示，先把主要物品——兵工厂的机器部件和中央大学等高校的教学用具——转运至川江沿岸，比如渡口、巫溪、奉节、泸州。日机再凶狂，川江毕竟有巫山在，有大巴山在，不像宜昌下游各地，暴露在平平坦坦的青天之下。他的预感是对的。从今年初开始，一直都在派船接运，谁想去重庆，也顺便搭他们的船。

早在前年，日军就开始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，今年愈演愈烈，刚刚投入使用的零式战斗机，携带着炸弹、燃烧弹和毒气弹，从武汉 W 基地起飞，每天三四趟，每趟数十架次，往重庆扑。太过沉重的轰鸣声从高空坠落，震得地皮发抖，遍布山城的大火，把长江烧得流血。那些

炸死的、烧死的、毒死的，还有在防空洞里闷死的，堆积如山，尸体焦糊的恶臭蔓延数十里。如此，重庆反不如川江沿岸别的地方太平。渡口城也挨过一些炸弹，那是去年，日机追杀江上的船只，偶尔误投几颗，烧毁了数十间房屋和七只套着链子的狗。今年以来，日机就没到过渡口上空。因此，川江沿岸几乎没人想去重庆。

说几乎，是因为还有，比如孙康平和他的两个同乡。

孙康平的父母，特别是母亲邱大，也想过让他求取功名，但即便是鸡蛋真能碰碎石头的功名，鸡蛋总得审时度势。孙康平只有两个姐姐，没有兄弟，是孙家的独苗；从他爸孙祥开始，孙家就只有一根独苗，尽管孙祥有个双胞胎弟弟，可弟弟出世不满三天半，就得“撮口疝”死了。孙家相当于两世单传。父母不让走，可孙康平不知道自己是鸡蛋，也不知道自己对孙家的传宗接代是负有责任的，家可以不要，命也可以不要，只一门心思往重庆奔。

前两年他就想走了，前两年那些西迁的学生，扎笋子似的挤在甲板上，见到低空飞行画着醒目太阳旗的日机，就挥舞拳头，齐声高唱：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……”船被炸得稀烂，歌声也没停止，直至彻底沉没，江面旋转、下陷，陷出一个巨大的赤色天坑，紧接着，洪波涌起，水山壁立，水和水的撕裂摔打之声，响彻霄汉。这是渡口人第一次见识战争。多年以前，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说，战争就像大地、天空或流水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，只知道有就是了，但它总是显得那么遥远，也总像只在遥远的地方发生，然而，如同惊风骤雨从天而降，战争突然逼到了眼前……那些日子，孙康平常在江边徘徊，恨不能双脚一蹦就跳上船去。去年的七月初五，要不是他二舅发现及时，他就混迹在纤夫的队伍里，打算磨破双脚走到重庆去了。

说来也是不该出事，初四那天，他二舅受他外公外婆指派，从六十里外的普光镇来到渡口城，要把姐姐一家接走，避避风头，邱大夫妇丢不下生意，只叫他把康平接到乡下。

孙康平完全不明白，他这时候为什么不是去血与火的战场，去可能让他光荣牺牲的地方，而是像缩头乌龟那样躲起来。早在卢沟桥事变以

后，特别是南京陷落以后，他就常常做英雄梦，想象战友们全部阵亡，他浑身鲜血水一样泼洒，却还独自坚守阵地，终于，弹尽粮绝，敌人冲上来，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，自觉站成若干纵队，集体接受他的蔑视。这只是众多想象版本中的一个，还有无数个版本，每个版本最后的结局，都是他体体面面地为国捐躯。父母为他哭泣，更为他骄傲，所有知道他名字的人——举国上下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！——都为他骄傲。他任由这种想象燃烧，燃烧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母亲只一句话就把他拉回到卑微的现实之中。母亲说：“坐过去些，看瓦片掉下来砸了你。”那时候家里正请来盖匠翻瓦，孙康平坐的地方，头顶刚好闪出一片长方形的通天亮光，亮光边缘，露出盖匠两只裹满阳尘的大赤脚。真扫兴。当孙康平迅速跑开，站到安全地带，才发现扫兴的不是母亲的那句话，而是自己脱兔般逃避危险的动作。

但他还是对母亲含着隐隐的怒气。母亲揭穿了他。

此后他照旧做英雄梦，照旧做得天花乱坠，只不过没有先前那么充沛的底气了。二舅进屋的时候，他想象中的敌人正胆怯地后退，因为他撕开外衣，露出了捆满躯干的炸药，他已无力用眼神蔑视敌人，只能用炸药去吓唬。二舅说：“你热不晓得去外面吹风啊？闷在家里蒸烧白呀？”他吓得心脏咣当一声，往下坠落两寸，以为真来了敌人。待看清二舅那张蓄着小胡子、永远笑眯眯的无忧无虑的圆脸，心才归了原位。二舅说要接他们走，而且父母都不走，只叫他一个人走，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。不能——他不愿承认不敢——上战场，至少要去重庆完成学业。他不想等到明年中学毕业再去，只想立即动身。重庆正遭受有城市史以来最密集的空中轰炸，能部分地契合他的梦境，并因此证明他的勇气。

“我也不去普光，”他说，“我还要读书呢。”

母亲去给二舅拿来一把大蒲扇，递给二舅之前，先哗的一股凉风扇在他脸上：“明明放假了，你读啥书？”

他一时语塞。面对家人，尤其是面对母亲，即便有理，他也常常陷入尴尬的沉默。何况他没理：学校的确放假了。而他在同学面前不是这

样的，他是同学们公认的幽默大师，自上中学过后，就是习惯成自然的演讲冠军。

当二舅摇着蒲扇，把脸上的汗水赶得四处乱躲的时候，他才说：

“那也要等两天，我把作业做完再说。”

对此二舅也很乐意，抢在姐姐姐夫之前，马上同意了外甥的意见。他本就是快乐的花花公子，每来一趟城里，总希望腾出足够的时间，闹出一点既可以让自己舒坦，也可以向朋友吹嘘的风流韵事。安全问题不必担忧，渡口城并不是乡间传言的那样危险。当时的中国以两种形式存在，一种是静止的，一种是移动的，日本人似乎对那个移动的中国更感兴趣，不计成本地把炸弹往铁轨上扔，往江里面扔。

二舅来的当天晚上，哪里也没去，尽心尽意地陪姐姐一家吃饭，唠家常，第二天却大清早就出了门。他的猎艳手法带着乡绅的古朴和直接，选择早晚去江边溜达，如果碰上跟他一样无所事事只为溜达的女人，立即作出判断：这个是幸福的寡妇，那个是忧伤的弃妇，这个是寂寞的贵妇，那个是压抑的荡妇，这个是随时准备自我放逐的怨妇，那个是吃撑了还不肯放碗的淫妇……于是他上前安慰她们，先是心灵，接着是肉体——方便时去女人的家，不方便就开旅馆。不管你觉得这办法有多离谱，他常常得手却是事实。开旅馆都是由女人掏腰包，而且他拒不承认自己抠门，因为他觉得，男人不掏腰包跟女人上床，是爱情支配下的做爱，以掏腰包的方式跟女人上床，就沦为性交了。当然，虽然他常常遭遇神圣的爱情，却也并非次次都不落空，要是最终没有那样的女人出现，或者出现了却装模作样不搭他的茬儿（只要不搭理他，他一概认定是在装假，是在进行毫无意义的自我折磨），也没关系，无非是沦落一下罢了。离开姐姐家时，姐姐总是要给一点钱的，让他带给父母，他就揣着这些钱，先去城西得月楼，从得月楼出来再搭车回镇上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得月楼都是红牙碧串，妙舞轻歌，尽管前些年就颁了“禁娼令”，但令行而禁不止的事，又不只是在娼妓业，所以得月楼还是得月楼，照样风光无限。他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，群芳簇拥之下，他将长衫一撩，在绣墩上坐下来，跷着二郎腿，悠悠闲闲啜下几口浅绿色的

清茶，再挑选一个表面很可能看不出来、骨子里却风情万种的卖春妇，搂住她宽肥或扁窄的腰肢，爬上曲尺形的楼梯，在永远也看不清颜色的晦暗床铺里颠鸾倒凤。

那天，他刚走到江边，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，就见一队纤夫从芦苇丛中匍匐而出。来渡口城他没少见过纤夫，但这一队纤夫还是让他震惊，他感觉他们就是一堆扭动的力，没有言语，没有表情，只有承受，他们拉着的船，被石头一样的浪涛阻挡，远远地落在后面，看上去不过是苍蝇那么大的一个小黑点，却将十余人的筋骨磨得嘎嘎作响。他竟然忘记了自己这么早出门是干什么的，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们看，像他的目光也能帮他们使劲儿似的。正是这时候，他发现其中一个纤夫特别怪异，这人双腿奇长，站直了差不多有两个人那么高，关键是周身上下穿得规规矩矩——纤夫们都只穿内裤，内裤之外寸纱不沾，到了三峡地段，两岸人烟稀少，就连内裤也不穿的：他们虽是在岸上走，却被风吹浪打，湿漉漉的衣服连续数日乃至数月裹在身上，会咬烂皮肉。那个怪人根本就不会拉纤，只占据一个肩扣，屁股撅着，腰身塌着，头深深地垂下去，却看不出用力的迹象。他纯粹是出于好奇，把头垂得更低，低得在沙地上压出了一只耳朵的模型。这足以让他看清那张藏在阴影里的长条脸。他想起昨天夜里，姐姐骂外甥最近像着了魔，老想往重庆跑，顿时冷笑一声，站起身，捋动着将军般豪迈的步伐，走到那人身边，将松松垮垮的肩扣一卸，抓住他的头发就拖回了姐姐家……

可他还是去了重庆，只不过延了一年。

去重庆不是什么好事情，这是早就知道的。开始孙康平还经常写信回来，说他准备报考重庆大学了、终于考上了、被录取了、开学了，跟他同去的两人也考上了，一个读中央大学，一个读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，校址都在沙坪坝区，中央大学还是在重庆大学借地上课。他对大轰炸只字不提，这倒也叫家人心安，可他在后来的一封信里，说那两个同乡不见了。“不见了”是什么意思？邱大拉着男人，立马去那两家询问详情。两家一姓郭，一姓张，在城南门对门住着。说是门对门，其实隔着一条宽可跑马的青石板甬道，因此也有了一个很静美的名字，叫青石

巷。他们正打算相约去孙家探听呢，因为两家父母一直在等儿子的消息，可把光阴等出皱纹，也等不来。听见邱大在郭家像呼喊那样说话，张家也过来了。邱大把孙康平信里的话一公布，两家人即刻闻到了死亡的气息。早在二十天前，这气息就日夜兼程，跑数百公里路，凭血质里的祖传密码，各自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但它们担心惊吓主人，都没敢立即现身，而是躲进屋脊上的瓦沟里——渡口的地势跟重庆相类，起伏不平，房屋也跟重庆相类，大部分是竹木结构，上覆芦苇或茅草，俗称“捆绑房子”，只有少数人家才能起砖房，盖青瓦。现在，邱大成了第一个传递坏消息的人，死亡气息才松下一口气，带着日晒雨淋的疲惫和悲怆，从瓦沟缓缓垂落。硫磺的气息。毒蛇的气息。花圈的气息。张家和郭家捉对儿抱头痛哭，郭家还单出一个；是郭家还没出阁的小女，她差一点就去抱住了邱大，但就在伸出双臂准备扑上去的瞬间，适时地打住了。她不能把死亡气息传给了邱大娘，那对跟哥哥一样同在重庆的孙康平，是不吉利的。

那段时间，邱大失魂落魄，生意停下了，染缸久不打理，发出阵阵酸臭。婆婆去世后（公公去世得更早），她就以不可动摇的意志，接管了这个家。她把男人肚子里的话，一大半抢过去说了，把男人该做的事，一小半抢过去做了。但这并不等于说，她男人就有了许多空闲，可以像城里大多数爷们儿一样，出门喝清茶，听川戏，打秋牌，在酒香里谈论国事，偶尔还去一趟得月楼。她的男人孙祥，基本没出过门，即使无事可做，也在家里的马鞍形弯凳上坐着，随时听候她的指令。她现在发出的最多、也最严厉的指令，是叫孙祥去重庆。“去把那狗日的给老子揪回来！”她说。自从她接管家政，男人就心甘情愿地听从她，因为他早在自己母亲对她实施的暴行里，就对她低下了头。他觉得他欠她的，他要替自己母亲还债……

不必说，孙祥只恨自己不是一艘船。因为江面上没有船。好长时间没有船了。把那些捆扎起来装进大木箱的机器部件全部运走后，世界上所有船只，仿佛都忘记了这段被称为川江的长江。连江南江北的渡船也停开了。日机还来不来，什么时候来，是否像他们自己鼓吹的那样，

他们的飞行员能驾驶战机在几十米宽的峡谷地带长时间低空飞行，等等等等，都是没有确证也无法预计的事情。川江显出前所未有的荒凉。没有船，就只能步行去重庆，沿着江边纤夫踏出的脚印走，不要回头，一直上行，总有一天会走到不是战场却战火纷飞的陪都。可那要多少个时日？关键在于，现在正汹涌着满江大水，水吼的声音像垮了天，纤夫的脚印早被淹没，而瞿塘峡两岸，全是令飞鸟也要愁出白发的悬崖绝壁，绝壁上那段唯一可当成路的古栈道，也在去年十月被日机炸毁。他是无路可走。

好在水终于消下去了，男人不需指令，就开始收拾行李。

邱大默默地看着他收拾。当他把装着麦饼、草鞋和一套换洗衣服的褡裢背上肩，邱大一把扯住了他。

“你敢走！”她说。

“你敢！”她又说了一遍。

分明知道重庆是火坑，她不能把两个人都搭进去。

孙康平的信越来越少了，后来干脆没有了。

没有他的信，也就是他“不见了”。

希望彻底破灭。那本就是无望的希望。

早有消息说，重庆全都成了废墟。

可五年过后，抗战胜利了。胜利来得如同梦幻，如同一个沉入深渊的人，睁开眼睛一看，自己正躺在床上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城里到处都在放礼花和鞭炮，鞭炮告罄，就敲脸盆，甚至把用了几辈人的坛坛罐罐抱出来，朝地上扔，只为听到响声。这时候的任何一种响声，炸出的都是“胜利”两个字。大街上彻夜游荡着酒鬼们的歌唱，酒鬼们见任何一个路人经过，都一把揪住路人的胸膛，指着鼻子问你：“日本鬼子投降了你晓得不？”你说晓得，他就把手松开，朝你笑，朝你竖大拇指；你要是故意摇摇头，说声不晓得，一拳就打断你的鼻梁，根本不管你是男人女人，也不管你是老人孩子。